

書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九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

天命上天之載也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道  
日用也教成物者也天命即性也率性即道也脩  
道即教也性命道教皆非自外作者在乎不失其  
正而已於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



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于外者戒慎恐懼所以貞夫一也人之於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教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物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皆性中之物也方其未發不可謂之有及其既發不可謂之無喜怒哀樂正於未發可不謂中乎

發而不失其所謂中可不謂和乎中者道之所自出故謂之大本和者物之所同歸故謂之達道天地之大萬物之覈未有離乎道者也泯中和而不離開物成務之道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於善不此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為  
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  
之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所貴於知者為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貴者為其能  
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  
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  
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

蓋歎賢而知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  
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  
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鑿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未  
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  
天下之理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過惡而  
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  
之弃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  
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子曰君子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衆人之  
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  
知中庸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  
惟不役於小爾久於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顏  
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

服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  
之為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中顏之為顏不過擇  
中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  
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

天下之事可以強為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  
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  
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路之問蓋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  
託南方北方之強應之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所謂  
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  
立懦求仁得仁也北方之強豈子路所謂強者此  
四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廢不  
為無道改節自強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

矯特立貌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  
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避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素隱行怪揜其素行行其假左以欺世盜名者半  
塗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入也皆為人者也聖人  
有所不能為為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  
息者也避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  
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於此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道不遠人故雖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至大至神雖聖人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已能所謂費而隱者其中庸之至乎天地之大而人有所憾不能成其大爾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必有物安得舉而破之乎造端乎夫婦可以與知也察

乎天地謂上下察也鳶飛魚躍各正性命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豚魚鳥獸夫豈外此哉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伐柯執柯以為遠此近於天地之大猶有所恨者曰用飲食此民之不可須臾離者也道不可離又何遠焉知脩道之在人可以語率性之道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以人治人非求諸遠者過而能改為善莫加焉夫  
子一以貫之蓋無所謂忠恕忠恕之道譬諸已而  
已矣立已與物則其去道逾遠無人我之辨所謂  
一以貫之也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  
人善推所為能忠於恕則近之矣違道不遠猶非  
道也一貫之也無所俟於推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四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  
是皆不可能也在脩其在我者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所謂脩道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聿  
求厥中者也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者立未  
能一所以能一之也慥慥謹也言不可不慥慥然  
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



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素其位所謂居易也不願乎外不易乎世者也不易乎世而行其素無適而不中矣上之陵下下之援上皆徇物而外馳者故怨尤生焉內求於己又誰怨乎行險徼幸蓋不知命者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所以窮通而長樂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道不遠人在我而已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化家形國未有本亂而末治者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君子必自反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孝悌為仁之本豈有它哉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鬼神至幽者也而人莫敢不敬以其體物之著也



誠之不息則著豈外是哉譬射以有反身之仁窮神以見至誠之德知微之顯知遠之近則可以言中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舜之受命所謂天地合其德者原其宗本不過克事親之孝因天材而篤之爾栽培傾覆皆天道之當然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天者未之有也而況於邇者乎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



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  
 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  
 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序事謂酌獻及旅酬下  
 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  
 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  
 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示諸掌乎

無憂得天者也達孝仁親者也文王上有以得其  
 親下有以施乎子全其天樂又何憂乎武王周公  
 所以上繼文王善推其所為而已近而事親大而  
 事天治人神和上下未始不本文王之道無或不  
 當理者則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其至矣  
 乎郊社禘嘗所以交神有道指掌之示夫何遠之  
 有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接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知天知命也知人知道也為政在人所謂人有政舉人亡政息者也地道之可察者莫敏於樹人道之可通者莫敏於政文武之政具在而人莫之行也得人行之則其化物何異於蒲盧之變然待其人而後行再為政之道得人為本身不明道無以知人不先體仁無以入道君子之道無他仁義而

已矣知事親為人事之本尊賢為適道之宜由是而之焉則禮可以義起矣是故為政莫善於知天知天莫尚於知人知人莫大於尊親尊親莫過於脩身知脩身則可以仁民矣凡為政而不及於脩身知化皆非所謂正也

天下之達<sup>道</sup>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達德所以行達道一所以行三也仁以本之知以通之勇以成之知仁勇三者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所以行之不過曰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知天者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知仁勇之三未始離乎一也天下達道亦大矣交親之際盡而足通乎達德則未見其五也斯道也在人而已人之資質有限能強而至於道則與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等爾明於蒲盧之喻則可以言政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好學力行知耻者近之三者之心人皆有之充其所為則達德可致身脩而可以為政矣脩道之謂教而於天下國家何有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



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之治自脩身始所謂行之者一皆行其所無

事也尊賢先於親親所以立道也大臣之敬不敢褻也小臣之體恐踈之也子庶民來百工內之所以安治柔遠人懷諸侯外之所以信服皆行其所無事而以脩身為本君子之於天下也將以安全之也非徒有之而已脩身以教各因其材而篤使人得之觀感咸事其事不敢不勉以尊乎治者先王脩道之教也皆自我出也所以行之者廣求諸已者豈不約乎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



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諾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曰豫而已事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已能皆以脩身為本誠明乎善所以立事也道也行也事也言也豫皆前定之矣見之事業寧有窮乎所貴乎坐進此道誠者所以立豫也至誠與天地同流不誠無物矣不誠無物則不明於善交人之際將何以有行乎道之不

行不誠故爾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率此而行則無往而不濟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天道本然者也人道當然者也至誠則無它事矣



此舜所以從欲而治孔子縱心所欲而不踰矩也  
學問辨行所以誠之者也學之貴博問之貴審思  
之貴慎辨之貴明行之貴篤知此五者可以無失  
矣審於問篤於行其功常十位於人未有不至者  
致曲能有誠也學者所貴以成身也不成乎身則  
何貴於學誠者天之道也至明至強固有之也柔  
愚逐物害之也至誠則本然者見矣故學而未至  
於啓蒙發節如蒲盧之變皆不足以言學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惟天下至誠性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性本然者也教當然者也本然者未嘗不著由當  
然以即本然則本然之性見矣故雖聖人未有不  
由學而至者所謂致曲也知所謂教自愚而聖無  
難者誠明蓋一道爾誠天道也地道人道也明者  
誠之著也至誠復性則上下咸察吾性中之本然  
者而焉有不盡哉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言命矣立



命之道自反身始也參乎天地非盡性者能之乎  
致曲無所不用其至者每用其至至則誠矣至誠  
不息則形而發見故變化自我出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於物  
也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  
格物而不明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於隱伏  
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誠自成道自道夫豈外物耶  
物則之盡在誠而已不誠無物故以誠為物之終  
始也誠者物之終始豈徒誠身而已哉盡已盡物  
則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無物不一無適非中  
皆吾性之成德安有內外之分乎仁也知也由成  
已成物辨也仁知之辨惟其時而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誠也不測神也天地之神亦誠而已矣至誠斯不貳矣不貳則自然不息以至於盡神天之高地之厚道之悠久神之不測惟至誠可以與於此誠之為道顧不大和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茲天道之變化一言可盡曰誠而已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高明博厚悠久者天地之道比其可知者也天昭昭之多地一撮土之多山一卷石之多水一勺之多皆近而小者及其至也蓋不可知之也其所以為天地山川而不可知者曰誠而已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於穆不已天之命也不顯之德文王所以受命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威儀待其行而  
後行者此於乎不顯純亦不已之德也全乎天德  
至道之歸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之為天  
文王之為文王其道非它誠之不息而已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  
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  
自用賤而好自專生子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  
及其身者也

君子之道行其所無事也德性天性之本然者問  
學盡性之本然者廣大措之四方上下而準者精  
微至約之在人者高明所以覆物者中庸所以成  
物者溫故反本者知新知來者敦厚自廣者崇禮



接物者皆以脩身為本廓而充之則與天地準矣  
為上處下興邦免禍未有不自此途出此明哲之  
所以保其身也學不由此所謂反古之道也自用  
之愚自專之賤哉其自取之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子曰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樂聖人之事也制禮作樂天子之事也今天下  
有其時者也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禮樂不可作

也此天之道也作之者安也夏禮不足徵矣殷禮  
可學而不可從也禮從時孔子之所以從周也孔  
子之不能制禮作樂無其時且無其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  
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  
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



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  
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脩身本諸身微  
諸庶民匹夫匹婦皆可與知之上無太高下無太  
瀆百姓心悅誠服知所徵信則敬而從之所以適  
道也天地鬼神先聖後聖其道一而已矣莫不以  
人為本知天知人不過內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  
而能信無思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脩道之教也  
見譽有由矣外是而求譽非永終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天地之大誠而不已者也仲尼遠繼前聖合德二  
儀博厚高明應物無迹大小咸德體合萬殊小者  
如水之流通異行而俱入于海大者如物之自化  
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之至所以為夫子哉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於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其處身接物皆順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何所不逮苟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為之教聲容言動其有不格者乎此為天道之當然

所謂無思不服者也此道也可以見天地可以貫金石有血氣者而能外於是乎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下之大經正也天下之大本中也經綸大經而立大本非全於天者不能也求全於天誠之而已誠者天地萬物所受以生也人之所以自成也夫焉有所倚然亦不可誣也望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卓然如有立參然如倚衡有所



倚者其何能然此道之本可得而知者聰明聖知性中之本然者固有之也唯全於天者爾天全而後誠至而中正立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君子之道其可知者非其至也至不可以意知而可與有行也小道灼然則灼然而已矣其將何以為遠知行遠之自邇登高之自卑則可以適君子

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所謂不顯之德也知德之不顯則知灼然之惡矣子夏以謂小道可觀而泥於致遠非可觀則何以為小道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自反而縮吾何慊乎哉故君子敬其獨爾內不自欺曾何人所不見之有人所不見而謂之難也況已所不見乎此君子所以大過人也相在爾室室非身



之外也況室以為喻也內且不愧於屋漏敬信其  
日用爾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何有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之道本諸身加乎天下莫不以脩身為本也  
脩身本乎誠敬所謂篤恭也篤恭而天下平脩道  
之教也奏假無言不顯惟德至於時靡有爭百辟  
刑之惟至誠之格物如此民心悅而誠服天下有  
不平乎慶賞刑威勸賞之道也不用而民不信誠

之至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聲色之感豈所以化服人心乎聖人不以感人知  
德而已故夫子言本末之辨毛輕微之至也道微  
乎微者也知道之妙則知非毛之所可倫擬也尚  
不可得而倫擬矧可射乎無聲無臭天道之始也  
中庸之學所以研求性命之正和同天人之理不  
知天道之始其何以為至哉



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能明是德則近人矣能明是德則知止矣有止故不妄不妄故能安能安故能動明德本也應物末也故學道貴知本知本則知緩急後先之序而無過舉之患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能安而靜物莫之撓動而應物者蓋無難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之至也

有良知有小知良知知德者也小知小小知見也域於小知良知無自發也能致其知則知之至者



見矣物物則之在人者不明明德則物無以盡不能盡物則知之至者無至而發格至也物至則良知見也良知發見則所知必至意無有不誠心無有不正家國天下無不自正所施者寡所被者博矣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所謂格物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爾不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以知德脩身為本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為天下王天子庶人之一是也堯自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仲尼由三十而立至於所欲不踰矩大學之道無它在乎格物而已不知盡己而欲盡人之道難矣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之道自知德始意識而下皆其序也不可躐  
而至也慎獨致一之道也致一之至不戒而嚴矣  
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嚴之至也不欺其內好  
之如色惡於欺也如惡惡臭自牧如此非出勉強  
而後可以為謙謙慎獨之始也不誠無物君子  
其可欺乎小人為欺徒以自欺而已十目十指其  
將誰欺德之潤身由其意之誠也心廣體胖至誠  
之道將與天地參矣

詩云瞻彼淇澳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  
者道盛德之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  
沒世不忘也

淇澳之詩美武公之德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  
以形容之也為天造而人功之似也由其知學而  
自脩者至也恂慄和敬也威儀度數也脩道在已  
而民之不能忘者各以其所求得也君子樂得其  
志小人樂得其事凡以身脩而應之有道也故必



誠其意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明德俊德也日新德新也惟天陰騭下民民之受中以生者明於是也聖人所以達天德也由其固有之也克明則克類矣文王純亦不已日新之盛德也盡斯爾也用其極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不它矣此謂知本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黃鳥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止可乎訟之起也中無所定也知止自不欺矣犯而不校夫何訟之有



字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中庸之學以率性為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懣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者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為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譬所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教惰取譬反覆視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善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之是非錯謬失倫輕重無準失其所以成已近而無以齊家



猶愛而不知其子貧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則會歸于極矣是故脩身以正心為本心正而天下平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為國以禮能踰上下之交乎君子

之為天下國家皆以脩身為本事親者可以事君臨下者可以臨民此皆不學而能者也若保赤子敬之至也知敬恭之道斯無失之者矣君親之辨則惟其時物焉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文王以刑寡妻者御家邦善推所為者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



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子曰聲色之於化民也未矣脩道之謂教凡有血氣未有不緣觀感而得也此化俗之機也皆自身脩始也堯舜之民灑灑始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是豈声色化之也皆觀感然也非勉強而從之

也故君子必自反也內外之合所謂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篤恭而天下平用此道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君子先正其身不願乎其外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古之善為天下國家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無它焉一以貫之而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  
出者正則所從者順此之謂絜矩之道矩絜而民  
取制矣是故動而為天下道使民無不知愛其親  
知敬其長風俗醇厚蓋所以率之者順矣脩道之  
教不言之令所謂絜矩之道皆以身脩為本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  
僂矣

國以民為本民以心為本君子之得其民得其心

也民之好惡其心未嘗不公君子以民為心公其  
好惡則民愛之戴之將父母若矣為人上者下人  
之所瞻望也唯中立而不倚則服而從之十手十  
目其嚴乎君子在正其身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  
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故在得民也得民在得心也惟有德者有以得民之心故君子敬其獨也政有本末脩身為本身脩德建民可得而用矣何財非我之有不務建德而急於財用民不知得則惟財之靳是施奪之道也是故有德斯有民有民斯得天後利先義先王所以受命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人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為國之道在知善擇惡善之道仁身為本仁身而後能擇能擇然後知人知人嘉善則可以保民矣善人之道無它賢賢而已媚疾之心勝則不能與人為善而何以保身乎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脩



身而已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留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之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爾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惟能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為心忠信君子所以仁身者驕泰害之者也得失之要在

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脩而能公其好惡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



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可緩乎維  
然為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必  
爭也人必爭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  
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於下猶  
在君也以財發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為  
財之後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為上有節為下敦本  
財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脩身以  
仁民民化於仁則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  
情通財皆可得而用率斯道也其有不終於義者

乎一家仁而一國興仁非他道也務民之義不以  
利為先爾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此事勢之必然者  
也謀大者尚皆不暇謀小况君子而可爭利於民  
乎聚斂之臣不知義之所在害加於盜以爭利之  
民也民爭利而至於亂則不可救藥矣言利而折  
秩毫必非養其大者之人也所見之小惡知利義  
之和哉惟知利者為義之和而後可與共論生財  
之道



解語集卷之九

三十一



